

隨手雜錄

王 鞏

周司勳子婦

周凌司勳子之婦。病腿間瘡。曉夕痛痒不可勝。唯以使子挑之。乃少解。經累年。百藥弗效。聞有司吏夜主事。冥司招而問之。吏曰。當往叩之。見周司勳於冥間。問其婦疾。曰。此婦不敬舅姑。好決罰女使。此其報也。吏明日語其子。其子懇告。致其父。懇父曰。婦已有死所矣。當在南京。又曰。吾所任。掠剝大夫也。亦以平生刻薄。好斂民財。以奉縣官。故任此職。凡人財有定分。或其經營。或其種植。稱多其數。我即往取。世人不知也。職任非善處。亦安能救婦也。後其子不復南來。會其外祖知南京。力取之。醫治。懇辭不獲。至南京三日而卒。

周世宗兒

太祖皇帝初入宮。見宮嬪抱一小兒。問之曰。世宗子也。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。太祖顧問普等。普等曰。去之。潘美與一帥在後。不語。太祖召問之。美不敢答。太祖曰。即人之位。殺人之子。朕不忍為也。美曰。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。勸陛下殺之。即負世宗勸陛下不殺。則陛下

乃卒。

玉壺清話

釋文瑩

曹武惠

曹武惠彬。始生周。碎日。父母以百玩之具。羅於席。觀其所取。武惠左手捉干戈。右手取俎豆。斯須取一印。餘無所視。後果為樞密使。相卒。贈濟陽王。配享帝食。公雖兼將相之領。不以爵祿自大。造門者皆降廡而揖。不名呼。下吏吏之稟白者。雖劇暑。不冠不與見。伐江南西蜀二國。諸將皆捆載而歸。惟公但圖史。衾篋而已。為藩帥。中途遇朝紳。必引車為避。過市。戢其傳呼。戒道吏。去馬不得。越十輪。恐擁遏市井。性仁恕。清慎無撓。強記善談論。清白如寒儒。宅帑無十日之蓄。至坐武帳。止衣弋絺紵。袍素胡牀而已。征幽州。偶失律於涿鹿。素服待罪。趙參政昌言請案誅。朝廷察之。止責右驍衛上將軍。未幾遂起。趙參政自延安還。因事被劾於尚書省。久不許見。時公已復密使。三抗疏力雪之。方許朝謁。士論歎伏。子璨。天禧三年授使相。拜制未久而卒。

龍輿觀道士

必致疑。太祖曰。與爾為姪。世宗子不可為爾子。美遂持歸。其後太祖亦不問。美亦不復言。後終刺史。名惟吉。潘夙之祖也。美本無兄弟。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。止云以美為父。而不言祖。余得之於其家人。

郡君李氏

郡君李氏。余嬖也。嘗有貨珠子。老媪李氏。攜珠子至。既去。遺珠子在地。嬖收之。後媪歸時不至。一日既至。形瘦精神恍惚。非昔人也。嬖詰之曰。向時所貨珠。及歸則失去。告其主。以金十兩償之。其主不許。因憂愁感疾。幾不能起。嬖曰。珠子當時遺在地。我得之。今在此。媪驚喜涕下。願致金六兩。以請嬖取還之。金不受也。後微疾。夢出門乘車出曠野。至大官府。見二偉人。衣冠坐堂上。引至堂下。偉人方問姓氏。嬖知其陰府也。遂誦大悲呪。左右皆驚愕。其堂搖動不已。二偉人立語曰。勿誦。放爾歸矣。一吏持大簿書至案。偉人問曰。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。嬖曰。記之。其一偉人曰。當展二十年壽。其一曰。得無太多也。其一曰。婦人而不受珠寶。此可尚也。俾人遣還。復乘車至門首而入。見其尸臥帳中。驚而悟。起後二十年。

太祖征太原。還至真定。幸龍輿觀。道士蘇澄隱迎鑾駕。霜簡星冠。年九十許。氣貌翹竦。上因延問甚久。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。華山陳搏。結游於關洛。嘗遇孫君房。麀皮處士。上問曰。得何術對曰。臣得長嘯引和之法。遂令長嘯。其聲清入杳冥。移時不絕。上嘿久。低迷假寢。殆食頃。方欠伸。其聲略不中斷。上大奇之。因問引導之法。養生之要。隱對曰。王者養生異於是。老子曰。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我無欲而民自正。無為無欲。凝神太和。黃帝唐堯。所以享國永圖。得此道也。遂賜頤素先生。

朱昂

開寶塔成。欲撰記。太宗謂近臣曰。儒人多薄佛典。向西域僧法遇。自摩竭陀國來。表述本國有金剛坐。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。求立碑坐側。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。中有鄙佛為夷人之語。朕甚不喜。詞臣中獨不見朱昂。有譏佛之迹。因詔公撰之。文既成。敦崇嚴重。太宗深加歎獎。公舉進士之時。趙韓王深所器重。謂人曰。朱有君子之風。壽德遠到。時宗人朱遵度。有學名。謂之朱萬卷。目公為小萬卷。敷歷清貴三十年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。